

拣尽千茶都不是

范练娥

清明时节，新茶飘香。可我几乎逛遍了整个岳阳城的茶叶店，也没有买到一盒自己称心如意的茶叶。名贵的普通的，手工的机器加工的，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黑茶，福建茶广东茶安徽茶湖北茶贵州茶湖南茶，买来，沏好，入口，用心品，毫无例外地失望，茶在杯子里舒展开来的形状不是被揉碎成小碎末就是老祖叶僵硬铺着。那就换个杯子吧，玻璃陶瓷紫砂，均也于事无补。

是呀，没经过父亲手的茶，那还叫茶吗？2015年12月16日前，我喝的茶是特供茶，是我的父亲专做特供给我的。

春天来了，父亲总是在自己亲自栽种的茶树前，摘来茶叶，他摘的茶叶不是像君山银针的小嫩芽，也不是普洱那种一块叶子形状的，他摘来的茶叶一定是有嫩芽还有两至三片叶子的，他摘来的茶还保持着枝条该有的层次与活泼，有茎有叶有嫩芽。然后，父亲就开始做茶了。做茶的工序复杂。首先，父亲要将茶叶洗干净，然后放置大锅里炒茶，然后将茶稍稍摊开，将茶揉成一个坨，然后父亲就铺好晒谷用的席子，父亲一遍遍将脚洗干净，手撑着木椅子脚踏茶坨揉茶，用脚将茶坨一遍遍揉一寸寸滚动滚得整个席子都成了茶色，父亲把茶坨又拆开，将茶叶放置在一个专门炕茶叶的竹筐上，这竹筐中间高高凸起，父亲将茶叶铺均匀，将竹筐放到灶口上，父亲开始烧火，趁着热气父亲一遍遍翻动茶叶，直至干燥为止。这样的茶，我一直喝到1980年。

1980年，我进入初中，用父亲的话说，是文化人了。我开始在意父亲用脚做茶，觉得脏了。父亲改用手揉茶了，揉过茶的手黑黑的，而且黑色要好久久才能褪去。其实，父亲很讲究仪容仪表，他穿的衬衣一般都是白色。作为当地有名望的医生，父亲中医西医外科内科都在行，连眼科手术都能做，每天接待的病人一拨又一拨，碰上自己的手因揉茶而黑乎乎的他，总爱似乎漫不经心地解释一下，“我家练老嫌我脚踩的茶脏，呵，我用手揉，呵呵……”我喝父亲用手揉的茶，一直喝到1983年。

1983年，我进入高中，来到了县城。我终于知道父亲做的茶叫“烟茶”。我有些忌父亲做的茶中的烟熏味。父亲发现后，就改用太阳能晒，春天的阳光说没就没，那时，我的家乡还没通电，但我家有台能用干电池的收录机，在做茶的时节，父亲常常收听天气预报，跟朋友交流对天气的判断，“明天该是晴天吧？这几天做茶合适吧？”

这溢满阳光味道的茶，我一直喝到1986年。那一年，我进入大学。在远离父母的时日里，茶是父爱是乡愁是慰藉。父亲来大学看过我一次。那晚，风有些大，我和父亲在大学操场散步，父亲穿上我的一件军绿色的风衣，风衣有些帅气，高大的父亲一直喜欢穿军装，穿上我的风衣，我分明看到父亲将腰板挺了挺，他内心肯定觉得自己有一股英气。散步中，父亲似乎漫不经心地给我讲起男人胡须的美，说到关云长是美髯公，他夜读《春秋》，他义释曹操，他千里走单骑……现在，我当然明白，父亲讲关云长，实际上是巧妙告诉我优秀男孩的标准，我的父亲啊。回到宿舍后，我泡了杯茶给父亲喝，父亲把水全部喝光了，奇怪的是，父亲没有像平时那样嚼茶叶，父亲嚼茶叶，脆响脆响的，送他去学校招待所，我问及，他说怕我的室友说他没修养，我的父亲啊。

大学的几年，父亲一定拣最好的茶叶留给我。每次回家，父亲总对母亲说，“拿挂在楼脚(梁)上的茶叶给练老喝”，自己忙着杀鸡，父亲杀鸡，优雅至极，用约莫两寸长的手术刀，血不乱溅一点。然后父亲在鸡身上抹一些盐，整只鸡放入炉锅炖，待过一定时间，父亲揭开盖，嘴吹着气，把手伸进热气里，拿出鸡，麻利地一顿撕拽，就肉是肉，骨头是骨头的。我就吃那鲜嫩的肉，难怪我一直不太会啃骨头，恐怕与父亲的这份娇宠有关。

1989年，我参加工作了。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豆腐块，我拿回家，在父亲吃茶叶的脆响中，递过报纸或杂志，父亲往往淡淡说，豆腐格子，不长不长。我一转身，总能偷偷看见他在认真读我的文字。父亲啊，那是您用激励法鼓励我写下去。

有远道的城里同学要到我家里来。说是家，其实是父亲的药店。父亲说这些天才可以。父亲第二天在看病的空隙中，买来一叠大张的像油菜花牙黄色的纸，父亲花了约一周时间用毛笔抄录了《朱子家训》《三字经》《增广贤文》和《黄帝内经》部分内容在这些纸上，将两间房的墙壁都贴满了写满了字的牙黄色纸，真是金碧辉煌，一派书香人家气派。我的城里同学来到我家，我和父亲都满脸骄傲。在父亲的心中，一个家的文化氛围是一杯待客的“茶”，我的父亲啊。

父亲啊，这样性质的“茶”，您一辈子做了好多啊。我记得，我自己买了格子连衣裙，您带我一同到病友家中去看病，我觉得穿裙子在乡邻眼中会有些不适宜，您说作为女孩子就是要把自己收拾得精致漂亮。那是您告诉我，在做女人的日常中，要为自己泡一杯叫“美好”的茶。

我记得，您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给我们每个儿女一笔不小的款项，说是资助我们的儿女读书用。那是您告诉我，在琐碎的日常中，要为自己泡一杯叫“用知识迎接未来”的茶。

我记得，您用钳字钳了胡须，又栽在我的嘴上，说我长胡须了。那是您告诉我，在庸常的生活中，要为自己泡一杯叫“童心”的茶。我记得，我告诉您用手机用笔画写汉字发信息，在三八节您发信息祝福我，又打电话问我“快乐”的“快”字怎么都打不出，我说是先两点再一竖，您觉得太奇怪了，还说好在自己机灵将“快乐”换成了“开心”。那是您告诉我，在碰壁的时候，要为自己泡一杯叫“变通”的茶。

我记得，您深夜被病友叫去，说其实赶夜路回来，您也很怕。那是您告诉我，在恐惧的时段里，要为自己泡一杯叫“勇敢”的茶。

我记得，您在药店门口贴着对联“但愿人常健，何愁我独贫”。常常允许病友赊账，有的是待其儿女长大后才还账。那是您告诉我，在世俗的物欲中，要为自己泡一杯叫“仁爱”的茶。

我记得，您在仙逝当日，为侄孙的新房创作的一副春联：“东邻天子屋场西伴臣子居地中央华构真乃福缘宝地”“上逢中华盛世下仗物阜年丰正值年华创业当然心想事成”，巧妙地将地名“天子屋场”“臣子仙”嵌入联中，“真乃”和“当然”信心满满，爱家爱国情怀同在。那是您告诉我，在自己的小日子中，要为自己泡一杯叫“国家意识”的茶。

父亲啊，清明时节雨纷纷我想您，我想您啊。今晚，我在又甜又甜的回忆中，喝了您泡给我的好多杯茶。

清明“挂山”

喻奇驹

人有日课，年课，是一天或一年中必须要做的事情，譬如每一年的清明节，我们兄弟都要到祖宗的坟莹前“挂山”，坚持了几十年，成了习惯。

这个习惯，是父亲潜移默化化的结果。父亲在每年的清明，要带我们去踏青扫墓，在山间坟莹前，烧香点烛，焚冥钱，敬奉三牲茶酒，荷锄将带土的草耨，放在坟莹顶上，压上三片钱纸。跪拜着默祷一会，放上一挂鞭炮，便启程回家。

小时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说，“挂山”是清明节乡间的习俗。俗话说“不望节，不望年，只望清明一吊钱。”“挂山寻坟，烧包记名”。不论老坟、新坟，清明节一过，只要是坟莹上去了杂树、加了土、盖了堆的，那才是有人“烧映”照管的坟，后继有人。我听后，拿眼儿巡了一圈，还真如父亲所说，有些坟莹顶上，一累累草耨堆得老高，而有的坟莹，可怜地龟缩在草丛中，无人顾及，成为孤坟野墓。

现在的祖坟，是父亲生前完成的一桩事业。父亲用心良苦，不但将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亲都迁葬到了一起，而且还给自己和妻子都留好了位置，立了生莹碑，单等百年之后，将“筋团”放进去便好了。我知道，父亲一是不愿子孙在日后的清明，每座坟莹间来回穿梭；二是在生前，看见身后入住的那一座坟莹，究竟是怎样的模样；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孝子，想永远陪伴在老人们身边，在冥中也能亲聆教诲，服侍他们。

父亲相信有冥中世界，那片天地中依然有伦常道德，依然有亲情友爱。父亲身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每年看着子孙孙去祭拜的场面，觉得是一种圆满。

踏着松软春土，我们穿过满是绿茵和破土春笋的竹林间。祖莹前有一屋，守家犬看见生人进入了它的领地，拿腔作势地狂吠着。林间阴沁的风吹过，竹叶啦啦地作响。穿过竹林便是一片松园，略高处，便是祖坟所在。这个清明节，我也像父亲当年一样，带着儿子去挂山。同时，带上一个小木本，要将祖坟墓碑上的碑文，细细地抄录下来。

主碑，是上好的青石料，是曾祖父立的。文革中，母亲担心墓碑也被“破四旧”，赶紧请人将它与先人的遗骸一起土深埋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又挖将出来。保存得这么完好，是母亲的一大功劳，功德无量。从墓碑的文字中，我粗略地知道了高祖父、曾祖父的情况。

高祖父字谦恒，捣斋是他的名字。二兄弟，他居长，性情和霭，待人宽厚，读书为文，是乡邑中首

屈一指的人物。喻姓本就是地方上的大姓

巨族，高祖作为其杰出代表，在地方上是说一不二的角儿。成年后，父亲朗轩公帮他讨得一贤良女子为妻。妻子知书达礼，嫁到夫家后，持家精明，很会做人。舅姑妯娌之间，相当和睦。一共生育了三男四女，尽管祖业尚丰，但家怕几口，乐于自力创业的高祖，决定放下心爱的书籍和笔墨，走出书斋，弃学从商，做起了生意买卖。

我们老家在义口，清道光年间，高祖携妻带口，从柏树山出发，来到长寿街，开始坐地经商。高祖逝世时，父亲和叔父均小，高祖一脉只剩下他们嫡堂俩兄弟，堂兄弟关系胜过亲兄弟，几十年相敬如宾，困厄相扶，情同手足。母亲嫁来喻家后，生育了三男二女，不但延续了庆藩这一脉香火，而且庆榭那一脉也延续了下来。这可能是父母亲执意在身后与高祖们住在一起的另一个隐蔽的原因吧。这也好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传宗接代是为人之子最重要的职责。父亲尽责了，他们有资格陪伴在祖宗们身边……

我盘腿而坐，一笔一划地抄写着墓碑，呼吸着花草香气，想象着高祖夫妻子孙层绕，环顾足自娱乐的场面。碑文质朴少谀颂，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丰富信息，使我如获至宝。高祖、曾祖虽没有显扬于仕途，但处世淡泊，乐善好施，“有长者风”。一生不张扬，不媚俗，不畏官。生意场上，童叟无欺，诚实经营。这种风范，令我肃然起敬。我知道，这种精神风范，是一种宝贵的血缘财富呢，它已经通过血脉，流淌在我们后代的身上。

“暖日宜乘轿，春风堪信马，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向人娇杏花，扑人衣柳花，迎人笑桃花。”清明的踏青挂山，在相对寂静的浅山丘陵之地，在流动着醇醪血缘亲情的特殊环境里，少有马致远笔下西湖寒食清明那般热闹，多的是一份肃穆、一份追思、一缕感恩和一份绵绵不绝的怀念。我想，清明节上坟祭祖扫墓的意境，大致应当如此吧。

那些温馨的时光啊，一去不复返，但总是温暖着我的记忆。每年清明节，父亲总会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去挂山，给他们烧上一些纸钱，点上几炷香，再给他们虔诚地鞠上几次躬，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油然而生。那一瞬间，他们的音容笑貌会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不可磨灭。

清明，一个意义深远的节日。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心里盛满了对先人的缅怀和哀思。年年清明，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先人。清明是春天的一个特别的情结，年复一年，春草般浓绿的绵绵思念，似一种精神的动力，蛰伏在我们的连绵岁月里。清明，在缅怀之余，我们同时感受着春天的茂盛，生命的盛大。清明，是从故乡飘过来的一缕风，携带着乡愁与乡恋，在我们的生命里扎根。

清明时节

卜丹丹

那些温馨的时光啊，一去不复返，但总是温暖着我的记忆。每年清明节，父亲总会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去挂山，给他们烧上一些纸钱，点上几炷香，再给他们虔诚地鞠上几次躬，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油然而生。那一瞬间，他们的音容笑貌会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不可磨灭。

清明，一个意义深远的节日。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心里盛满了对先人的缅怀和哀思。年年清明，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先人。清明是春天的一个特别的情结，年复一年，春草般浓绿的绵绵思念，似一种精神的动力，蛰伏在我们的连绵岁月里。

清明，在缅怀之余，我们同时感受着春天的茂盛，生命的盛大。

清明，是从故乡飘过来的一缕风，携带着乡愁与乡恋，在我们的生命里扎根。

清明

易蓂

的红烛、冥币、鞭炮、白幡，还有要敬给土地老爷的稍小一点的红烛和敬给鬼差的稍差一些的冥币；最后，便是祭祖的仪式了。祭拜的人需要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连续拜三次，与此同时，嘴里还要絮絮叨叨，表达对祖先的感恩，并请求祖先的保佑。烧纸钱的人口中也会念念有词，不仅如此，他们还得不停地拨弄一下纸堆，以便冥币能充分燃烧，否则这些“钱”无法到达身在地府的祖先们手中。

每年都会经历这么些繁琐的过程，我却从不觉得这是所谓的封建迷信。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仰，一种有关血缘、亲情、甚至家国情怀的信仰。新闻中总有报道高龄老人不远万里回家乡扫墓，这在有的人看来可能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是极为难得的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叶落归根，人也是有根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记得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提到：人的一生会死亡三次。第一次是生理意义上的死亡；第二次是葬礼进行后的死亡；第三次则是完全被世人所遗忘的死亡——这一次是人真正的死亡。我们或许不记得祖辈的故事，或许不知道祖辈的音容。但我们需要铭记的是，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我们是他们生命的延续。我们要这份心，这样他们就不会被遗忘。

其实，清明节还是一个洗涤心灵的节日。于丹说：“清明时分往往是沉心之时，清明，多少人能清？多少人能明？”清明节，在祖辈的坟前站上一会儿，摒弃喧嚣与浮躁，问问祖先更问问自己。迷茫的人会寻找答案，坚定的人会继续向前，被功利蒙蔽了双眼的人需要回归本真，不忘初心的人需要坚持自我。这应该也是清明节的意义之一。

清明节，一个如此神圣的节日。

火殇

刘志高

这声声呜咽 哽在我的喉头 这行行热泪 你可知是为你而流

告诉我 孩子 你在山间走了多久 有没有看见那些花朵 那些为你而开的白色小花

那霞光中的婚纱 像一丛燃烧的火焰 你踏浪走向爱恋的时候 定然不知是最后的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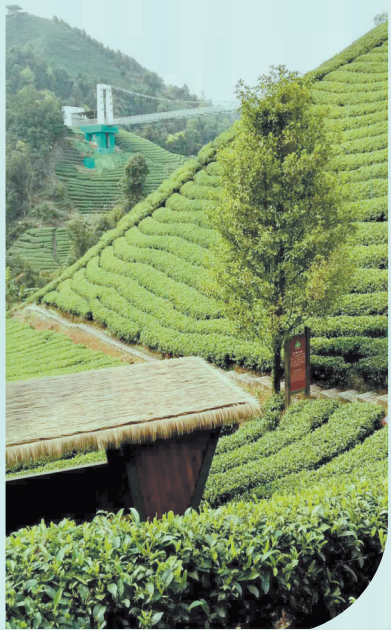
一双大手烟熏火燎 要洗几次才可以干净啊 不要在意啊小伙 你的心地比森林里的清泉还要纯净

你是逆行者 注定要走向危难 我看你跋涉的背影 罩着坚毅冷静的韶光

那爆燃的火球 是一头凶狠的野兽 你青春的颜色被瞬间吞噬

凉山啊 冰冷绝情的山 你怎么忍心 忍心让人 承受这惨烈的牺牲 这如山般沉重的悲恸

灵车队列而来 路旁铺满鲜花和烛光 本不想迎来英雄啊 我们更巴望唤回二郎



力子摄

岳陽棧

